

传统节日与诗意人生

叶延滨

清明前半个月，我到成都出差，挤出半天时间，去为母亲上坟。

出了宾馆，招了一辆出租，一上车，听说去墓园，老大不愿意，因为现在去墓园的人少，没有回头客。我对他说，没关系，如果没有客人，你等我，我付你等候的费用。听了这话，司机没话说了。母亲所在的那个墓园，离城区不远，大概是离成都最近的小山，叫磨盘山，形容其像磨盘一样的矮。小山原来是远郊区，现在紧靠环城高速，地铁正修到山脚下，一片欣欣向荣的建设场面，逼近这寂静的墓山。车到墓园大门前，司机遇到一个客人，也就匆匆离去。我在墓园门口卖花的老太太那里，买了一束黄菊，几叠纸钱，一对烛，一束香，缓步上墓山。墓园安静得很，早春时节，柏树发了嫩叶，空气里有淡淡的青草味，鸟儿的叫声点破了寂寥的墓园，为我引路找到母亲。年年清明前后，我都要来这个地方，虽然离开成都已有 20 年了，但没有到这个小山来一下，好像春天就还没有到来一样。常常趁出差、开会等机会来上香，所以并不一定刚好是清明节，这一次早，早得这整个墓园就只有我一个上坟的人。献花，焚香，叩首，静静地再陪母亲坐一会儿，心里涌上去年为母亲写的那首《清明》：“每年都按时回来一次\因为这是母亲的墓地\回来静守着母亲的名字\和墓旁那两棵柏树一起\啊母亲抱过我多少次\那双手把我抱到这世界!\我只抱过母亲一次啊\抱着她长眠在这柏树间!\因为这是清明——\在生死相守的站台上\我把诗句当作车票!\因为这是清明——\静静地闭上眼睛\就看见母亲张开嘴巴说\孩子，今天你不是孤儿……”宁静安详的墓园此刻是我的天堂。

我感谢我们的先人，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节日：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、重阳、春节。节日是什么？我以为是一种仪式性的生活，也是生活的一种提示和温习。清明，就是天堂与人间的一个驿站，这是当我们沉思和冥想时能到达的境界。端午，是怀念与向往的窗口，这是诗意人生的课堂。七夕，这是中国情人节，是时间与空间的天地之间扩展的相思相望。中秋，一轮明月象征着团圆与祝福，正是花好月圆。重阳，深秋时节想人生，晚霞满天更敬长辈。至于春节，那是相厮相守的一年开始，更是相厮相守的一生祝愿。……产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节日，是生活里冒出的炊烟，温馨而熟悉，更是诗篇里幻化出的浪漫，情深而意浓。

只是，可惜生活总会出现许多“只是”，只是我们带着这些节日，走上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高速列车的时候，我们匆匆地改换应时的服装，而这些节日，也在张皇失措地改变着它们的色调和声调。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一餐团圆饭的春节，变成了一场亿万人参与的抢车票、挤火车、扛包提箱的大迁徙、大洩游、大拉练！神引魂牵的清明节，变成了合家出游人头攒动的“墓园庙会”，麻将牌哗哗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，我想，那些等候亲人的先人灵魂，一定在“摇滚清明”里避之不及！至于端午，至于中秋，在某些人群中，成了送礼的时节和“击鼓传月饼”的游戏。忙啊，不知忙什么的人们，把节日变了调！

走出墓园，下了小山，眼前车水马龙，建筑工地机器轰鸣，是啊，生活在日日更新，这样喧闹而繁忙的生活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。那么，能不能在匆匆变化的世界里，保留一点安静，一点诗意和缓慢节奏？

安静、诗意和悠然自在的世界是什么？是小康社会里我们期盼着为人们准备的新节日啊！

烟雨

(外一首)

张梦机

烟雨空濛晚晚吹，苍痕渐看上阶滋。
窗前水气全归袂，杯里茶香半入诗。
庭草绿从人去后，鹃花红到燕来时。
故园春色应无恙，剪韭畦边定有谁。

客至

飞禽日日到红楼，访过何期更少留。
事往且教归一笑，云闲欲换千愁。
漫开书卷穷幽赏，乍话湘天抵卧游。
清暇不嫌道远，还来读画共茶瓯。

神州



文学新观察

官场、玄幻题材走俏

类型小说发展失衡

白 烨

类型文学方兴未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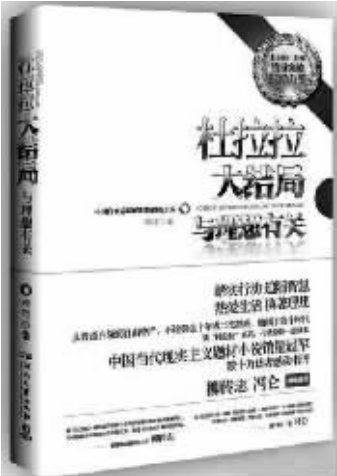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，是越来越走向前所未有的泛化与分化。在传统的严肃文学之外，由网络平台催生的类型小说，则是其中发展最快，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板块。现在的长篇小说领域，其主要构成基本上是严肃文学与类型小说两大类别，甚至形成了两种写法、两类阅读的明显分野。这种类型文学的方兴未艾，虽然使文学生态更显多元和多样，但生动而纷繁的发展中，也潜藏了一些倾向性的问题，值得人们认真加以关注。

类型小说是指以题材分类的流行小说，它接近于通俗文学作品，再在文化背景、题材类别上进行细分，具有一定的模式化的风格与风貌，以满足不同爱好与兴趣的读者。类型小说的兴起与持续，至少有写作、阅读与市场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合力主导。尤其是阅读趣味不断发生分化之后，不同的趣味与需求都需要满足，这是类型小说所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。类型小说到底有多少类型，因为区分不同，看法并不统一。结合现有的作品类型与流行提法，它可以归为十个大的门类，这就是：架空\穿越(历史)，武侠\仙侠、玄幻\科幻、神秘\灵异、惊悚\悬疑、游戏\竞技、军事\谍战、官场\职场、都市情爱、青春成长。如果再细分，还会更多。类型小说过去主要流行于网络之间，现在除网络之外，还延伸到了传统文学的期刊与纸质出版等领域。通常的传布方式是，先在网络与线上造成一定影响，然后再做延伸产品，如改编影视、改编游戏、纸质出版等等。大约从 2010 年开始，类型小说转化为纸质出版的力度加大。这不仅造成了年度长篇小说出版总量增大到 3000 部以上，而且带动了写实类的职场、官场小说，虚构类的穿越、玄幻小说的持续行销。

官场与玄幻题材走俏也有缺失

目前，类型小说虽然总体上还不失其多样化，但最为走俏和畅销的，则主要集中在官场与玄幻两大类别。据开卷图书研究所“2012 年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”统计，在前 10 名畅销图书中，以黄晓阳的《二号首长》、《高手过招》、《阴谋高手》为代表的官场小说就占据了 4 种之多。而“新浪·读书 2012 年小说类图书点击排行”显示，排在前 10 名的小说，除去排第二的《失宠王妃》之外，其余 9 种均为官场小说，如《我的野蛮上司》、《总裁的午夜新娘》、《女副部长官场博弈》、《二号首长》、《交易》、《新驻京办主任》、《省委第一秘书》、《靠近女领导》等。而在网际与线上广为流行的，主要是玄幻与仙侠类小说。在“盛大文学”发布的“云中书城 Q1 数字图书销量排行榜”中，排行前 9 位作品均为起点中文网旗下作家所著的玄幻类小说，如“我吃西红柿”的《吞噬星空》，“唐家三少”的《神印王座》，“不信天上掉馅饼”的《官家》、“月关”的《锦衣夜行》、“猫腻”的《将夜》、“天蚕土豆”的《武动乾坤》、“忘语”的《凡人修仙传》、“辰东”的《遮天》等。

而恰恰是官场与玄幻这两个最为行销的类型小说，存在着较多的问题，又游离于批评之外。概要来说，这两大类型的作品，内容各有严重的缺失，写法上也少有文学性，称之为原创小说都较为勉强。客观地说，早期的由改革文学过渡而来的官场小说，针砭时弊、揭露腐败，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充满人间正气。而后来的官场小说，渐渐由仕途进退，官场沉浮，进入到展示腐败本身和渲染权色交易的泥淖。这种“后官场小说”，成为当前市场的主要产品，使得这一题材领域严重变味。有调查显示，官场小说的读者中，党政机关公务员占到 30.5%，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 27.1%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 20.3%。三者相加，占到了阅读总



当然，对于偌大的类型小说作者群，也不能给予轻视。事实上，在军事类题材、历史类题材、后官类题材的一些作品中，一些类型小说家也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才情，使得这些类型小说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，都具有着一定的质量。这也表明，类型小说作家，文学造诣上也许并不一定全面，但因为情有独钟，术有专攻，不排除会在某一方面的写作上，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，施展自己的特别才情，写出带有经典元素的佳作力构来。总体来看，类型化的作家因为尚年轻和未定型，可能还会有新的成长与变化，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而走向分化，走向成熟。而这种成长与成熟，显然既需要文学批评的助力，也需要与传统文学的接轨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特别看重由浙江省作家协会、杭州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“西湖·类型文学双年奖”，并以为有其特别的意义。今年 3 月，首届“西湖·类型文学双年奖”在杭州揭晓并颁奖，15 部作品分获金、银、铜奖，其中，刘慈欣《三体》摘得金奖；流潋紫的《后宫·甄嬛传》，龙一的《借枪》，张大春的《城邦暴力团》，猫腻的《间客》获得银奖；孔二狗的《黑道悲情 1》，小桥老树的《侯卫东官场笔记》，桐华的《步步惊心》，李西闽的《腥》，李可的《杜拉拉大结局》，阿越的《新宋》等获得铜奖。作为国内首个直接面向华语网络文学和类型小说的文学大奖，可以说，“西湖·类型文学双年奖”对近年来类型小说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与认真选拔，各个类型的优秀之作，都被一一遴选了出来，反映了类型文学创作近年的已有成果。因为类型文学兴起的时间较短(10 年左右)，并游离于主流文学的关注视野，所以没有设立这一方面的奖项。这次的类型文学评奖，是在这个庞大的文学领域首次设奖，可以说弥补了这一方面奖项缺失的一个空白。它的设立与开评，确实有为类型文学正名的意义。除此而外，它还具有着通过评奖，向文坛内外通报类型小说优秀作品排行的意义，通过彰奖优秀作家作品，向广大类型小说作家提供创作示范与借鉴的意义。

从目前类型文学的现状与走势看，未来类型文学的发展，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，一些类型逐渐超越原有的题材范畴，向跨界延伸，使一些类型逐步融合，如现在的职场与官场，已呈现出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融合迹象。这样的跨界发展，会使类型文学较之过去视野更为宏阔，内含更为宽泛。还有就是一些类型文学作家，会借鉴经典文学的因素，向传统文学致敬和靠近，使类型小说的文学性更为增强，生命力更为增长，影响力更为增大。比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，流潋紫的后宫小说等。如果这一切越来越成为一种大的潮流的话，类型文学就会成为与传统文学互动、互竞的一个新兴文学力量。

人数的 79.7%。不难设想，这些置身官场的人们读了这样的正邪难分的官场小说，很难指望他们能对官场现状进行应有的反省，恐怕负面的作用要大于正面的影响，是毋庸待言的了。而脱胎于武侠小说的仙侠玄幻小说，也看不到早期武侠的行侠仗义，匡正诛邪，作品里除了魔杖、魔戒、魔法、魔咒，还有各种千奇百怪、匪夷所思的怪兽、幻兽。这里的所谓武林高手之间的交手，其实根本不是武功修为的较量，而是各自的“宝贝”的角力。这些玄幻文学所呈现的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游戏化的技术产物。因此，它并非是幻想的文学世界，而是文字呈现的游戏世界。这种“拟象”的世界，因为体现的并非是现实社会的真实投影，必然是“缺血、苍白”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。这种作品，除了给某些人以一种简单的神性想象的满足与发泄之外，很难再有更多的意义。这种典型的快餐性作品，其实只是一种文学的衍生品。

首个大奖梳理类型文学

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有个家，我的家在北京。

北京的秋天是一幅画。天空深远，湛蓝，洁净。黄色的、紫色的、淡绿色的菊花，开在公园暖房里，开在街头巷尾，开在四合院人家的窗台上，开在姥姥剪的一串跳舞的小纸人旁。街上飘着糖炒栗子的香味儿，刚上一年级的孩儿站在招牌前大声念：“糖炒栗子！”在傍晚暮色临近的苍茫中，街旁住户的门缝里透出一股股蒸白薯的味儿，那是家，家的味儿。秋雨淅淅沥沥，如诉如泣。在昏黄的路灯下，举着一把黑色的伞，踩着被淋湿的黄叶，向前寻觅着，寻觅着不远处楼上的一个窗口。窗口透出温暖的光，那便是我的家。

春是一首奏鸣曲。当春的躁动的乐符在车水马龙的街上，在街心花园的上空，在家里敞开窗户的卧室里跳动时，请你轻轻地、轻轻地按住那颗不安分的心儿，将心儿拴在那只姥姥做的风筝上。风筝在门前那片小草地上升起，摇摇摆摆越过绿烟般的一行杨柳，迎着春天的日头向上飞着、飞着。这明媚的光在眯缝着的眼里旋转着、跳跃着。惊喜的叫声不知不觉地也混进了春的奏鸣曲中。“啪”，风筝落在四楼我家的阳台上。家，风筝也恋家。

夏夜，那是梦。温馨，静寂，平和。萤火虫的亮光在黑黝黝的灌木丛中闪闪烁烁。几个女孩子坐在乐团食堂的台阶上，那棵高大的合欢树下。夜的温暖的气息，带着似有似无的芙蓉花的香味儿，轻纱一样在周围浮动着的，像梦一样。“我想当个钢琴家，穿着闪闪发光的曳地长裙”，建勤说。“我要到北大荒开拖拉机，看看野鸡怎么飞到饭锅里”。岩丽说。“我要当摩雅泰，住在竹楼里给傣族人看病”。这是我的声音。小英站起来清清脆脆说：“我要当个男解放军”。掷地有声。大家都朝她看，都有一个问题，“怎样才能变成男的？”

“琳琳，回家啦！”姥姥的声音悠悠地飘过来，从远到近，又从近到远。家？那是梦中的呼唤。

冬天的北京，在雪的包围中变得迷蒙。玉的世界，冷峻，清傲，孤寂。老鸦站在枯树枝上“呱、呱、呱”，那是冬，寂寥的音响。年根到了，街上挂起了红灯笼，门上贴上红对联。孩子穿上小红袄，小红鞭噼噼啪啪地响，一嗓子：“舅舅回来啦！”舅舅一家带着苏北的风尘，姨姨一家披着西北的砂砾，姐姐一家浑身散着东北的高粱碴子味儿，一个一个扑进家门。姥姥穿着深咖啡色大团花缎子棉袄坐在上座，看着满堂儿孙，抿着嘴笑。屋里热气腾腾，玻璃窗上蒙着一片水汽。那是全家在吃大年夜的团圆饭。

“家”，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遥远，遥远得好像不曾有过。我曾在秋天的雨夜寻觅家的窗口透出的灯光。我曾像春天的风筝一样，恋在家的阳台。姥姥曾在夏天的夜晚呼唤我回家。大年夜曾有多么多那么多人聚在家里吃团圆饭。

家……，我的家在北京，很久很久以前。

作家进行时

梁晓声：透视中国“突围”之路



著名作家梁晓声推出的新作《郁闷的中国人》，以一个时代见证人、时代病剖析者的身份，直面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痼疾，以事实、事态，以鲜活的底层状况采样“脉诊”国情，字里行间灌注着作家深沉的“劝世”“醒世”“忧世”之心。在书中，他预言，中国不仅是一个“庞大的经济体”，除了经济，还有许多的实事要做，其中改变“文化缺席”的现状尤为迫切。

据《南方日报》报道

天下霸唱：盗墓小说不能成为类型



畅销书作家天下霸唱于近日携其新作《河神·鬼水怪谈》在广州与读者见面交流。该书将视角集中在三教九流聚集、鱼龙混杂、奇闻异事层出不穷的天津卫。天下霸唱描写盗墓寻宝的系列《鬼吹灯》引起了“盗墓”小说的跟风流行，但他认为盗墓小说并不能成为一个类型。“现有的盗墓小说几乎都是一个套路。我觉得如果要形成盗墓类型小说，最起码还应该再出现两三个作者，并且要跟《鬼吹灯》能区分开来。”

据《信息时报》报道

杨红樱：小学生不会观察感情麻木



出版《淘气包马小跳》系列、《笑猫日记》系列的著名作家杨红樱日前来到重庆书城。杨红樱表示，现在的孩子接触电脑、电视的时间太多，高科技带给他们的信息丰富，让他们反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；此外，爱他们的人太多，以至于他们情感变得麻木，觉得爸爸妈妈对他们关爱都是应该的，慢慢地变得不会感动了，“所以他们写不出来好作文。”

据《重庆晚报》报道



晨报

苗青摄